

豬事圓滿

野豬急奔而來！

今天是我脫離陪伴，第一次獨自打完獵走回家的路上，身上的彈藥一點也不剩，就只有肩膀上那一支用光子彈的獵槍，簡單的說就是一隻獵物也沒有，不知道該怎麼交代的，我特地選了一條沒有走過的路線回家，想著：「能少一頓罵就少一頓吧！」出門前，鎮裡的前輩特別提醒我：「不要再漫不經心，不要再拖拖拉拉，不要再狠不下心，你可是獵人世家的一員，可別丟了家族的臉！」

「近月內有獵捕過野豬嗎？」、「我對牠做過什麼不該做的事情嗎？」、「現在不是野豬會出沒的時段吧？」……腦中飛快的回想。

無論如何，這絕對不是歡迎我回家的好方式！相比我的一無所獲更是無比巨大的打擊，我的小命可能不保了！慌忙間只好丟下獵槍，連滾帶爬的攀上一棵離我最近的樹。

我爬上的是一棵高瘦的杉樹，鱗片紋路的樹幹摩擦著我的雙手，途中數度踩到滿布青苔的區域，差點沒滑落，手抖腳滑的我拚了命，按捺著瘋狂跳動的心臟，搖搖晃晃的往上攀爬。

同時，野豬也向這棵杉樹猛衝而來。

那又白又長的獠牙猛烈的往前一擊，只差不到三公分的差距，我瞬間抱緊樹幹，把腳往上一縮。呼！真是有驚無險，差一秒鐘就要命喪豬牙了！不過，這衝擊力道可不小，野豬的黑鼻子緊貼樹幹，尖銳的牙齒更是直挺挺的嵌入樹幹中，就連樹幹的另一邊也可以看到那對嚇人的獠牙！

看著硬生生被釘在樹上動彈不得的灰黑野豬，我的獵人使命感也得到啟發，想都沒想就滑下樹來，就著牠那又壯又大的腦袋一蹬，顫抖著微痠發軟的雙腳站起身來，儘可能迅速的將原先丟在一旁的獵槍拿到胸前。

「你看看！這麼衝動做什麼？」

「這下可好了吧！看你還敢不敢這麼魯莽！」

「再說了！我和你有什麼過節嗎？非得要這麼對我不行？」

我對著牠指手畫腳，把剛剛所受的委屈一股腦的釋放出來。

下一秒，我眼睜睜看著牠奮力一扯，竟然把整棵樹連根拔起，面目猙獰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著我衝過來。

腦筋一片空白的我，瞬時之間想不到任何對策，要逃嗎？對於一秒鐘就可以跑出九公尺的對手，我的勝算有多少？要對戰嗎？手邊只有一支用盡子彈的獵槍，要怎麼抵禦野豬的撞擊？回想前輩曾經的耳提面命，卻是一點法子也沒有。

正面迎擊吧！就算沒有勝算，身為獵人的我是不應該逃跑的，剛剛只是一時被嚇到才會爬上樹。我將沒有子彈的槍高舉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野豬好像稍微慢了下來，難不成是被我的姿勢震懾住，看來牠也知道槍枝的威力，不敢輕舉妄動；再加上牠牙齒上頭的杉樹有一定的重量，所以沒有辦法順利移動。這下子，我們一人一豬就僵持在原地，大眼瞪小眼，我臉上的汗珠直流，但是沒有擦掉的餘裕，一刻都不敢鬆懈；牠則是被樹困住，不能發揮原本的跑速，滿頭大汗的程度也不亞於我。

然後，我看著牠漸漸腳步不穩，半倒半起身，與剛剛那凶神惡煞的模樣截然不同——那株杉樹也算是救命幫手。這一次，我不再耍嘴皮子，也不是臨陣脫逃，只要我備妥彈藥，給牠致命的一擊，也許就可以達成家裡、族裡，甚至是鎮裡的期待。

下午時分，我帶著推車、工具和裝滿子彈的獵槍，踏著半輕快半猶疑的腳步伐走回野豬倒下的地方。

「太棒了！今天可以交代了！終於可以不負眾望！」

「只是……那頭野豬不能吃也不能喝，肯定過得很慘！」

「算了吧！不要再管那麼多！不能再心軟，我可是獵人！」我搖搖頭，打算揮除那無可救藥的擔心。

我把推車放在一旁，拿著獵槍躡手躡腳的張望，還好沒有任何人發現牠，這妥妥當當是我的囊中之物，若是推著這隻野豬回鎮上，我就不再是看不起我的人口中的弱者了！我要避免正面交鋒，從牠的背面走去，只要使力按下扣板，就離成功不遠了！

只是……從剛剛就一直出現的嗚咽聲實在讓我無法聽而不聞，就算從背面看，也可以感受到牠的苦痛。

我拍了拍自己的臉頰，立下決心：「清醒一點！這是你該做的！眼不看，耳不聽，獵物唾手可得，你做不到！」我一步一步，離野豬越來越近，避開地面上的落葉，小心不要發出任何聲響，高舉，瞄準。

等等！前方似乎有點動靜，在樹後移動的小點該不會是牠的……

我緊皺眉頭，垂下雙手，即刻轉身走回推車，選了更合適的工具，繞道而行。我放慢速度，再次由後方走進，伸手撫觸野豬後腦，再蓋上沾有小野豬氣味的裹布，踩住杉樹一端，由身後拿出鋸刀，往野豬頭頂一舉。我一邊鋸，一邊口中念念有詞：「感受這股味道，想想你的家人.....」。牠由一開始的使勁掙扎，到後期的認命接受，滿頭大汗的我知道我的「狩獵行動」已以失敗告終。

「鋸木計畫」結束，我留下食物和水，推著推車離開，對身後傳來的聲響一概充耳不聞。

回到鎮上已是夜晚時分，我歸還了推車，一粒飯也沒有碰就回到自己的房間，家人們看到我垂頭喪氣的樣子，心裡也有個底——又撲空了吧！沒有半個人知道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，我撲上床倒頭就睡，睡夢中隱約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響。

隔天一早，推開木門著實有點阻礙，地上出現幾隻小野兔，接下來幾天都是這樣的情形，真是讓人摸不著頭緒，難不成是有人看不慣我的狩獵表現，特地跑來房間來「示威」兼取笑我嗎？不過，這些算不算天上掉下來的獵物呢？心裡頭倒是有點開心的，至少.....可以交差！

今天晚上，我得來查查看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看看對方到底是敵是友。

這不是上次的大野豬嗎？我透過門縫，看到牠銜著幾隻小動物，默默的放在門口，靜靜的離開。我目送牠離開，心裡又驚又喜，掙扎著要不要立刻推門而出，但又想到，如果牠被嚇到而狂奔，吵醒鎮民的話，可能免不了一場混亂。

隔天一早，我整裝出門，再次出發前往曾經的「事故現場」，果不其然，牠就在那！我們間隔著一點距離，你盯著我，我盯著你，類似的場面，但心情完全不同，我對著野豬大喊：「謝謝你的心意，但是太危險！以後不要再來鎮上了！」牠好像聽得懂，對著我嗚嗚的叫了幾聲，帥氣的轉頭離開。

我回到鎮上，進到家門，看到我這麼快就回來，大家臉上露出狐疑的神情。我將裝備整齊的放在櫃子上，拉了拉領子，深吸一口氣，對著家人們說：「從今天起，我不會再拿起這把獵槍！」有人火冒三丈，有人互打眼色，有人臉色發青，我知道接下來要面臨的是另一場硬戰，可是，我選擇踏出這一步！